

思 墓 文 集

1

鸭绿江文学月刊社

恩基文集

1

短篇小说

《生长》

《第六种人》

秦礼显 肖忠民 编

思基文集

全四册

鸭绿江文学月刊社出版

一〇三地质队电脑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1/32 印张 1200

插页 3 字数约 1100000 字

1993 年 12 月印刷

书号：辽出临图[1993]第 47 号

每套(全四册)工本费 25 元

前　　言

当代著名作家和文艺评论家思基同志，他自三十年代开始，就在高尔基和鲁迅先生革命文学创作思想的影响下，创作了许多生活气息极浓的优秀作品。他是个博览群书的文学家，创作体裁多样、涉猎广泛，尤以中短篇小说、文学评论、散文而著名。

思基的成长历史，与其他有作为的革命作家一样。经历了一段艰难困苦的坎坷道路，他与高尔基的童年有许多相似之处。他出生在梵净山中一个小山村的贫困家庭，当过放牛娃，从小失去父母，与尚未未成年的哥哥挣扎度日，过着吃糠咽菜的苦日子。思基在《火光在前》一文中就叙述过他童年生活的艰难历程；他痛恨万恶的旧社会，热爱社会主义的新生活。他因一个偶然的机会，凭着天资聪颖过人特点，得到当地私塾先生的器重，在生活奔波之余，通过私塾先生的指教和勤奋自学，学到了许多文化知识。又因一个偶然的机会，走出大山，考上了县城师范学校，受到了当时在师范任教的中共地下党员严竟成同志的特别培养，有机会秘密学习党的宣传刊物，革命名著等。革命道理植根于脑际，创作知识日益丰富，习作兴趣不断提高，在当时的《印江日报》上发表诗歌、小说、散文和小剧本，反映当时痛苦的农民生活，揭露兵灾重赋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以及地痞流氓，反动官吏的罪恶行径。加之他与严竟成先生在进步学生中宣传红军在印江创建苏维埃政权，以及如火如荼的神兵运动。农民革命斗争在印江的影响，他们的革命行动引起了国民

党地方反动当局的特别注意，派特务秘密监视严竟成和思基，最后迫使校方严加限制思基的活动，将严竟成调离学校。后来思基通过地下党组织的介绍奔赴延安，投身革命，成为一名革命战士，在部队自编自演，创作过许多反映部队生活的文艺作品。因为他的艺术天赋，受到延安地区艺术界高度重视，被推荐到鲁迅艺术文学院深造。他热爱生活，勇于探索，善于创新，凭着对艺术的执着追求和一颗炽热的心，拜工农兵为师，在三十年代末期创作出《我的师傅》、《那边》等优秀作品，轰动全国艺术界，在香港和东南亚一些进步刊物都纷纷转载。

文学成功之路，激励着思基的创作热情，人民群众越是赞扬，他越是不忘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武装头脑，艺术上他非常崇拜高尔基，创作毅力上敬佩身残志坚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和鲁迅先生，因而笔名常以“思基”出现，乃至成为他终身之名。一九四二年他参加了毛泽东主席主持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受到老一辈革命家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的亲切接见，得到了与会艺术家的一致赞扬。他怀着以艺术参与战斗的特殊使命感，更加坚定了他为文学创作奋斗终身的信念。直至全国解放后，他在东北大学任教期间，也还念念不忘文学创作。成为专业作家后，他还依依不舍、念念不忘他生活的每一寸土地上的人和事。

思基是一个忠诚的革命作家，在生活取舍上忠实于现实，在艺术表现手法上立足于生活原型，在人物刻画上别具匠心；时代气息极其浓郁，个性突出，各个时期的作品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

思基是个多才多艺的艺术家，除小说创作以外，还长于文学评论、散文创作，这部《思基文集》所收集的是他文学作品中的部分作品，并非是《全集》，因而也难于反映他终身创作的全貌。

同时，思基也是个无私奉献的革命文艺家，他把终身积蓄和稿费都用于支援灾区，帮助家乡发展文化教育事业，鼓励和培育地方人才。他平时生活极其简朴，到晚年，特别是病体缠身的情况下，他期望能将一生中的大部分作品汇集出版，与读者见面，都因出版经

费难于解决而终止。《思基文集》的出版问世，算是实现了思基多年来的重托和心愿，对于启迪和教育后人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衷心希望广大青少年读者以思基为榜样，从山国里产生更多更有出息的文学艺术家。编辑出版《思基文集》，也是为了抢救一个为党的文学事业奋斗终身的老作家即将散失的文学档案的需要；《思基文集》在编辑出版过程中得到各级党政领导的大力支持，思基同志已通过各种方式致谢，在此编者再表谢意。

编者：秦礼显 肖忠民



作者近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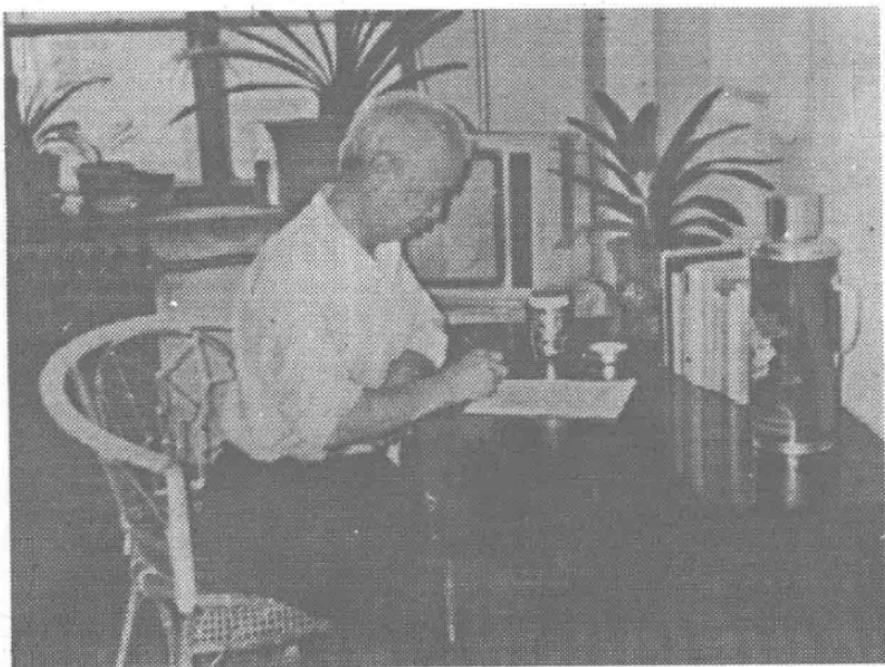
为 1946 年地下共产党员严竟成夫妇赠送思基留念的照片。严竟成在印江任教时，思基受到他的熏陶，对思基后来走上成功之路产生重要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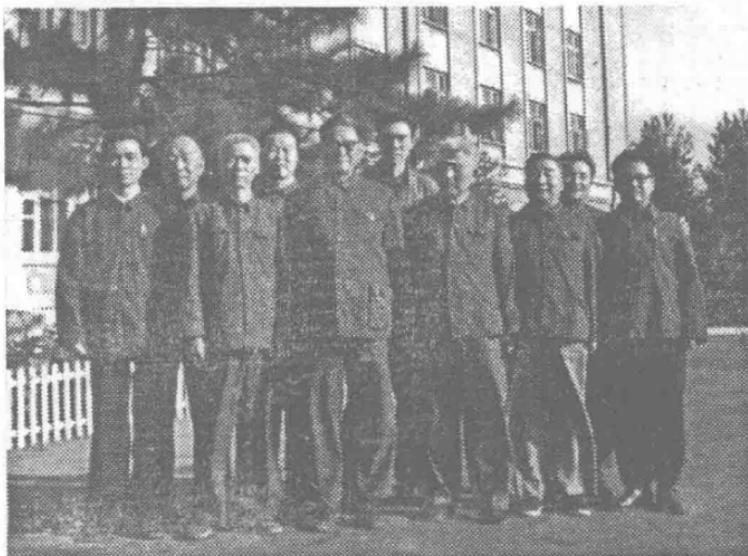
1945 年摄于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门前，左起诗人侯唯动、陈戈华、李南力、雷汀、思基。

1978年恩基在与侯保林亲切交谈





1978年在写作中的思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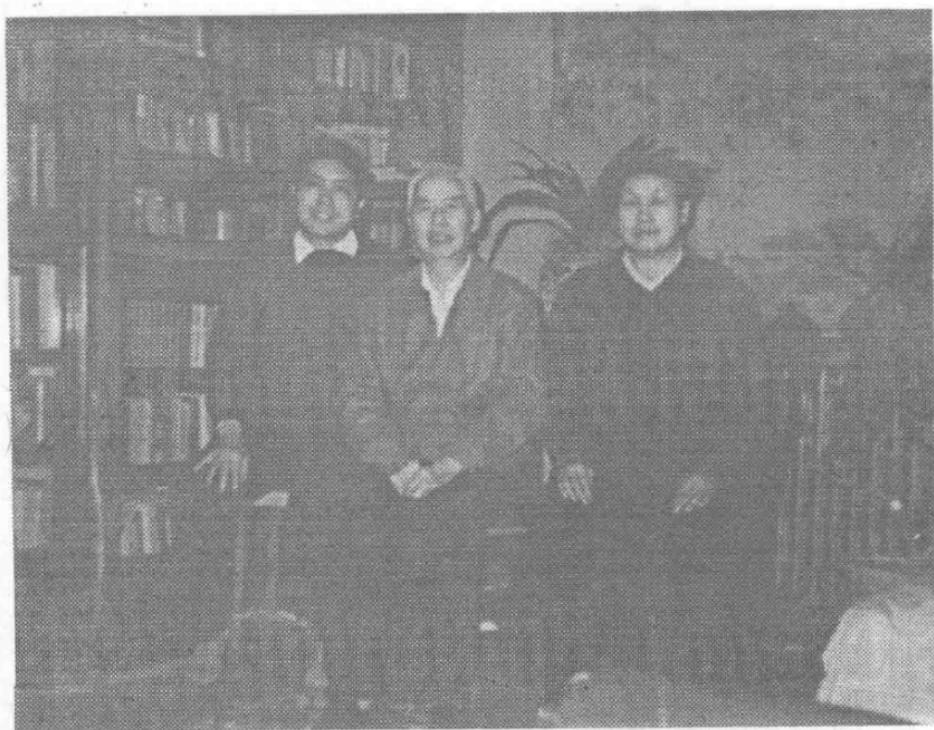
1978年，作协作家思基等与秦牧
合影，前排左起二思基、秦牧。



1989年，贺敬之到沈阳与延安鲁艺同仁合影留念，
左起罗定峰、胥树仁、马加、贺敬之、思基、方冰。



1990年思基七十寿辰与同仁合影，左起陈言、贾维
义、李作祥、于成全、思基、黄玉云、王栋。



思基与编者合影，左起肖忠民、思基、秦礼显。

1987年思基写给印江自治县成立庆祝大会贺信手迹。
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成立庆祝大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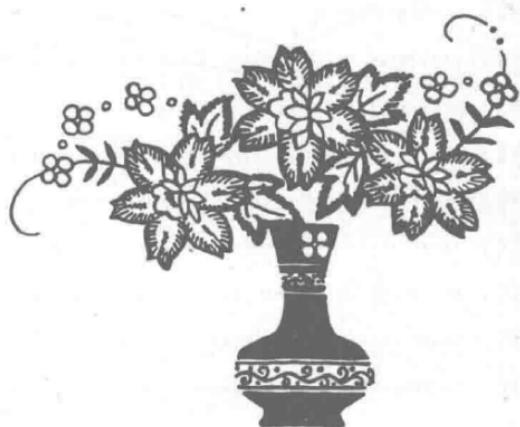
欣闻自治县成立，感情十分振奋。每个人都是喜欢生养自己的家乡的。我长期在外，这种思念之情，更是难以言表。每听人谈到今日的印江，都兴奋不已。自治县成立之后，印江将会有一个更加飞跃的发展。我不能亲临祝贺，谨以自己火热的怀念之情，遥祝大会成功，遥祝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繁荣昌盛，人民幸福！

思基

1987.11.8



1988年，思基全家合影。左起前排外孙女郭苗苗、长孙田宇、次孙田宙，中排思基妻张月华、思基，后排长媳吕香、长子田扬、婿郭临深、次子田旭、女田玲、次媳苏亚娟。



《生长》

目 录

第一卷 短篇小说

《生长》

我的师傅	(1)
生长	(15)
解放时候	(34)
信	(51)
那边	(57)
校长	(66)
艰难的行程	(73)
后记	(111)

《第六种人》

分道扬镳	(113)
赤子恋	(133)
雨过天晴	(158)
其味无穷	(177)
第六种人	(197)
折光镜	(228)
难忘的记忆	(241)
挑战信息	(247)
人事科长	(262)
今天·昨天	(274)
结婚这一天	(285)
送别	(293)
编后记	(305)

我的师傅

我是一个知识分子，一听到人家说：“知识分子就只会说……”心就烦了。我决心要改造去。

我去的地方是个木工厂，住在一个大深山里，走出窑门口就是榆树、柏桦树。四面都是深沟，我们就住在沟岔上。站在院子里，无论往那边看，都是黑压压的，看不见沟底。这里，除了我们之外，从来就没人来过。我们住在这里，就像和野物一起生活一样。野猪常跑到我们窑顶上来啃烂南瓜，野鸡总是大摇大摆地到厨房门口来拣小米吃。烧饭的老陈看得它们太大胆，从灶孔里抽出一根燃着的火柴头，向它们掷去，它们得意的，咯咯咯咯叫着，拍着翅膀，就飞到对面山坡上去昂着头看。老陈一转进窑里，它们就又飞了回来。

我去的时候，正是春天，树子全都在抽芽，山桃和野丁香正在开着花。山格梁上，山洼洼里，都是淡绿色。柳树和樱桃像抿着嘴，皱着鼻子在呼吸。风从树梢上响着走过来，更特别使人清醒——人在美丽的自然里面，真感到满足了；我也抿着嘴，皱起鼻子来呼吸。

“真好啊，全是新的！”我不时这样赞赏的说。

我到这里来学的，是拉大锯。对拉大锯，我是什么也不懂的，什么事都得从最初的基本动作开始。怎样搭架、捆绳、下木板、拿锯、站位置、垫帽檐……全都得学。我的师傅是个矮胖胖的结实个子，二十来岁，似乎比我小一点。红黑脸，大眼睛，大鼻子，看起来，有点

躁性。他是本地闹革命时就参加过刘志丹的少先队的。他父亲是木匠，他小时从父亲那里，学会了做木工，货做得很好。厂里的人，过去对他都有点意见，像我从他外表上所感觉到的一样，说他太固执，发了火就不容易软下来。但大多对他工作热情和忠实，都跷起大拇指，称赞不已。队长把我介绍给他的时候，他走过来紧紧拉住我的手，看着我笑。

“好好教我呵。”我也笑着盯住他。

“你可多帮助我，咱火性大！”

他很坦然的，述说他自己的缺点，好像他好久以来就要寻找人说一样。

“没啥关系，我们大家多原谅些。”我说。

“对着哩，你若对我有啥意见，你可随时讲。”他笑着，看着我，表示对我的欢迎。

这在他来说，似乎是很诚恳和温和了。但我从他的容貌上的感觉，以及从旁听来的，关于他的个性的描述，使我感到仍旧是副很严肃的脸庞，心里禁不住有几分戒备。

“好的。”我说着，戒备的看着他，心里感到配上了这师傅有些倒楣。但为了不流露我自己的感情，避免一种不愉快的印象，想随便拉谈几句，就结束我们的谈话。可是，他却从嘴里拖出旱烟袋来，也不擦一下烟嘴子就递给我。

“抽烟吧，”他说：“这是托合作社到合水^①买的，可好哩。”

我来不及谢绝。（因为昨天我在他面前抽过烟）他两眼热情的看着我，似乎在等着我回答他：“这真是好‘合水黄’。”我看了看烟嘴子，没敢擦，——我怕这引起和他感情的隔离，忍耐着放在嘴里。

“好吧？”他又问。

我不知道怎样回答。因为，我心里想起烟嘴上的口水味，实在已经忘了关于烟的味儿了。

① 合水是原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的一个县，出好烟叶，人们称为：“合水黄”。